

劔

筭

劔筴第二十六卷標目

朗詣篇

凡四十七事
五十二條

傳說劔筴

公父文伯劔友

子路劔學

閻丘邛劔對

司馬蒯曠工劔

荆卿好劔

金史卷之六
項籍少學劍

高陽酒徒劍謁

趙田叔喜劍

楚田仲喜劍

齊張仲學劍

司馬相如學劍

東方朔學劍

朱博劍立

尹翁歸喜劔

馬嚴好劔

朱暉劔志

許嘉劔帶樹

趙珩歎劔

劉陶募劔案姦軌

种暠劔當車

田疇善

蔑劔中鄧展

任城王好劔

崔琰好劔

嚴幹好劔

魯肅學劔

太史慈歎劔

戴淵投劔

褚炫質劔

苻堅厲劍

凡二條

弃劍抱苻子

劍比張子房

叔孫俊執劍

河間抗劍

秦王舞劍

江文遙劍

陽固好劍客

馮道根劍奮

宇文貴歎劍

蕭巋獻劍

劉生劍

李密善劍

李白劍銷

哥舒翰劍憤

衛伯玉劍激

蔡襲劍勇

李存審誠劍

劔筴第二十六卷

明甄貞錢希言譔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錄

朗詣篇

此篇並載古今英奇顯武時望國華以明盡各之致焉

筴曰夫人寓綴宅而廩稊米者塊然形
耳與厥株何間曷恃焉惟志則匹兩儀
斥八極焦火凝冰甚于鋒鏑其君形者
乎士平居高視濶步介焉超俗要自其
志之所養卓立不渝故綺繻未離而景

光已見其進也若麟鳳之游退也若魚
龍之夜比之山淵尋雲無景吾何以測
其詣哉苟無奇懷異量而徒抱只尺之
義錄錄桑榆中其人焉能有無猶諸燕
支不發虹霓之采而蜚景銷于積壤也
劔雖小技乎各言其志而已余取劔士
惟非常倜儻之人稱焉必也狂狷聞乎
孔公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筴朗詣

傳說劔築

傳說衣褐帶劔築于秣傳之城武丁夕夢

曰得之

說苑

公父文伯劔友

公父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眄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劔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王武王罷朝而結絲朱絕左

劔筴

卷二十六

朝請

二二

翠帳堂

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伸之故能成
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
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日而三吐哺
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于窮閭隘巷
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
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
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
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爲服役

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
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耄倪
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
成人矣

虞氏
春秋

子路劔學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
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
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

異言
誘之

子路曰學豈

劍筴

卷二十六

期節

三

翠嶺草堂

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

無人救正一作

改士而無教友

相教戒之友

則失聽

失所依聽一作德按

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爲是

御狂馬不釋其策

策鞭操弓不

反於檠

檠同檠所以正弓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

聖

書木從繩則正

受學重問孰不順成

降能

志以學問於人人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之矣

毀人惡士必近於

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

弗揉自直斬而用之

射以

達於犀革

犀牛之革

最堅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

美質自然

子曰

括而羽之

括箭筈羽以揚之使及遠周禮以其筈厚爲之羽深是也

鏃

而砥礪之

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

其

入之不益深乎

此學之益也

子路拜曰敬受教

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

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

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

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
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
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
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
昔仲由冠雞帶狔靈珥鳴蟬杖劍而見拔

劔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斫任掘強之自
然尼父善誘深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
登四科之哲

抱朴子

閻丘邛劔對

齊有閻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
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閻
丘邛對曰不然晉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
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

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
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驕騮騶驥天下之俊馬
也使之與狸鼪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
能過狸鼪也黃鵠白雀一舉千里使之與
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
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

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藁決目
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藁也由此觀之華
髮墮顛叩何以異哉宣王曰善遂載與之
俱歸而用焉

司馬蒯瞶工劍

司馬蒯瞶天下之工擊劍者也

桓譚
新論

荆卿好劍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

之慶卿

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古相尊

美而稱于然也

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

書擊劍

持短入長條忽從橫

以術說衛元君

史記

項籍少學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

臨淮縣

初起家二十四

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

世楚將封于項

即今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

善足記姓名而已劔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于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漢書

高陽酒徒劔謁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

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

注

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沛公曰爲我謝之

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
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
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
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

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史記

趙田叔喜劔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按下文少卿陘音邢縣名屬中山

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

本燕人樂義之後也

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

諸公

史記

楚田仲喜劔

列傳

卷之二十一 史記

早雁傳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
弗及

史記

齊張仲學劍

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

下史記

司馬相如學劍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
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愛文而
字之

也相如既學

按秦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

慕藺相如之

爲人更名相如以貴爲郎事孝景帝爲武

騎常侍

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

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

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

名忌字夫

子漢書作嚴忌者按忌本姓莊避明帝諱莊改姓嚴也

相如見而說

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

賦史記

東方朔學劍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高祖功臣表有厭次

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

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四方士多士書言得失自銜鬻

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天子已聞其所

上之書而罷之令歸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子貧

冬日及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

詩書

擊劍遙擊而中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

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鉦鼓所以爲進

退士衆之節也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

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

無宿諾

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縣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以爲

大奇也

令待詔公車

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漢書

朱博劔立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

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

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

搏無所避也

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

伉健也

隨從

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蕭望之子

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
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博爲人廉儉不好酒
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
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
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
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以帶
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

漢書

尹翁歸喜劔

尹翁歸字子兄

兄讀曰况

河東平陽人也徙杜

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

法喜擊劔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

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

不能禁

變亂也

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

廉不受餽

餽亦饋字也

百賈畏之

後漢書

馬嚴好劔

馬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

低

東觀記曰余卒時服七歲依姪婿父九

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

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

貞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

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

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太奴步

護視之也

而好擊劍習騎射

東觀記曰嚴從其

劍習騎射劉歆曰注其故門生案門

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後乃

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

春秋左氏

東觀記曰從司徒

祭酒陳元受之

因覽百家群

書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

後漢

朱暉劔志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
陽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

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

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

行稱于代也

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

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劔

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

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
內力遂舍之而去

後漢書

許嘉劔帶封

許嘉給縣功曹嘗持劔侍月朔晨朝并持
炬火忿然歎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即投
火于地以劔帶槐封趨謁府門

謝承後漢書

趙瑯歎劔

趙瑯字孔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劔過長亭

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爲豎吏所輕耳于是解劍挂壁曰珩不乘輜車佩紱不復帶劍因之京飾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埜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

糲

廣州先賢傳

劉陶劔案姦軌

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

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
拘亡命奸賊于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
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
皆嚴兵待命于是覆案奸軌所發若神以
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
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後漢書

种暉劔當車

种暉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
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
杜喬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
官互相請救事皆被寢暉自以職主刺
舉志案奸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
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
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親知爲刺史二
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

之擢請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楚從
中軍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
從惶惑不知所爲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
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
以知非姦耶今日有死而已楚辭屈不敢
對馳命奏之劉敞曰按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
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
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

後漢書

种音中高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

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刺迎太子不齋

詔書以衣車載太子太子欲出太子太傅

高袞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回至

橫門鬪當劔爭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

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三尺詔

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爭有歟而已梵

不敢爭

續後漢書

東漢順帝時太子炳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軍駕出迎太子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安知非奸梵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

東觀漢記

田疇善劔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

劍策

卷二十六

雜記

末

聖朝草堂

二五三

幽州牧劉虞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
爲從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
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
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
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因辭
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報馳
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

墓陳發童表哭泣而去

謝承後漢書

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爲從事魏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

魏書

魏文好劍

帝之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魏書

蔗劍中鄧展

典論曰余學擊劍聞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

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
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虞將軍
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
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
論劔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
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
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正中其臂左右
太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

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頰坐中驚○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

魏文帝集

任城王好劍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

千格禽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忼慷
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
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
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
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
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柰何對曰被堅
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

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魏書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
緯倣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
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
右射學擊劍百步中于懸髮時樂浪獻彪
虎文如錦斑以鈇爲檻梟勇之徒莫敢視
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
仁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捫其

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鐘置崇華殿欲
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彰乃負之而趨
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
雄武吞并巴蜀如鴟銜腐鼠耳彰薨如漢
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
送者皆言晉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
之仁惠收其朽骨歿者歡於地下精靈知
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

卷晉初藏于祕閣

王千年拾遺記

崔琰好劍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朴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教盜充斥西道

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
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
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

魏志

嚴幹好劍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一名恢皆馮翊
東縣人也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
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
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郭

吉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
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
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樵採自活逮建安初
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
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干縣
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
坐席今當共作方床耳遂相附結皆仕東
郡爲右職同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

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
僕射遂歷顯職

魏志

魯肅學劍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
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
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
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
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竅

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
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
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
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
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
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
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
矢皆洞貫騎旣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

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吳道

太史慈歎劍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長七尺七寸
美鬚髯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
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
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
不稱美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
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

事以慈能制劉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
一建安十一年卒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
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
從奈何而歿乎權甚悼惜之

吳書

戴淵投劍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少好游俠不拘操
行遇陸機赴洛船褻甚盛遂與其徒掠之
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

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于趙王倫曰戴若思清冲履道德量允塞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結軌驥驟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瑱璠倫乃辟之不就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出爲征西將軍

晉書

劍筴

卷二十六

明帝

二十六

翠帳書堂
二五十六

戴淵少時游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于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劉義慶世說

褚炫質劔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
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庶勝獨立乃十倍
於我爲正貞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
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日來如臯
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
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
得神駕猶豫群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
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

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
江斡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
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
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
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
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襍交遊論
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
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

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
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

南史

苻堅厲劍

苻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
奉法健每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
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吾元才
之速也母荀氏常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
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

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

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
常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
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田汝戎狄異
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
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劔命拜堅
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健泣謂
堅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
不勉之堅揮劔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

劉纂

卷三十六

三

二十六

憚服

孟日非自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

或作名

健弟雄之弟

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
貴里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
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
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
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上王咸
陽堅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

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

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堅或作肩

年七歲聰敏

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

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恆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

成况汝戎狄異類世知食酒今乃求學耶
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執年十一便
有經略大志健之西入關也次于曲沃夢
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爲龍驤將
軍翼日乃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
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
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劔捶馬志氣感
厲士卒莫不憚服于是嬰結豪傑以圖緯

世之宜

前秦錄

棄劍抱苻子

苻朗家惟楚難朗棄千金之劍抱苻子而趨曰夫千金之劍利割之所在焉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

金樓子

劍比張子房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

大志

節一作

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筭鑿識

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山王帳下
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
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
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
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劔詣軍門
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
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爲謀主動靜

咨之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實功

居多

後趙錄

叔孫俊執劔

北魏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惟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明元得俊大悅以爲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宋提王悅懷刃入京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

原缺

改封平原公

北史

江文遙奮劔

魏江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
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劔請行遂手
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
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為咸陽太守勤
于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
屏人密問于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

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治爲
雍州諸郡之最

魏書

陽固好劔客

陽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
劔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
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
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
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

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
志閒雅了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
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
侍書御史

非史一

馮道根劔奮

齊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鄴人也少孤家貧
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
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

劔筴

卷三十六

明倫

孟

三三六

曰吾常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

南史

宇文貴歎劍

後周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徒居夏州父莫豆干定中以貴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

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劔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尒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死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尒朱榮有功封革

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關內
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

非史

蕭端獻劔

蕭端字仁遠梁昭明太子孫也俊辯有
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端來賀
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端起舞端曰陛
下親御五絃臣敢不自同百獸高祖受禪
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

萬匹馬五百匹端來朝上甚敬焉詔端位在王公之上端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滄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臨終上表并獻所服金裘劔上覽而嗟悼焉

北史

劉生劔

劍英

卷二十六

三五

皇朝通志

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爲劉生辭者
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
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所未詳也按古今
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東平劉生歌疑

即此劉生也

王僧虔
樂伎錄

陳江暉詩五陵多美選六都盡良家劉
生代豪蕩標舉獨榮華
垂劍長三尺金尊滿
百花唯當重意氣何處有驕奢

唐盧照鄰詩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
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鞘
黃金飾馬纓但令一顧重不怯百身輕
楊炯詩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
辭鳳闕鉞騎繞龍城雪暗彫旗畫風多
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李密善劍

李密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

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
至于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禽之功出天
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
應變無窮

魏徵撰唐故邢國公李密墓志銘

李白劍銷

李白少喜縱橫爲任俠嘗鍊劍劍長九尺
故其詩云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及貶
夜郎還劍可藏有詩曰謂人曰吾心劍如

此矣

大唐奇事記

哥舒翰劔憤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部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僮任俠好然諾縱捕四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劔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

則旒

卷二十六

明請

美

琴

倭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懼後節
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
傳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
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
列爲副者見翰禮倨不爲用翰怒撾殺之
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
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
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

原缺

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

舊唐書

蔡襲劔勇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劔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鬪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左僕射爲振武節度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

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移鎮河東武宗初
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
邊方有將囚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
沔曰徃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
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
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酌君之恩下乞
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
厠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

時太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
主洸恐公主爲振武所得益已功籌筴未
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爲捕逃
者至匈奴營動搖令入河東界洸深然其
計遂遣襲往命將校石雄王峰等與襲皆
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突入帳中挾公
主于馬上出數十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
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

劔筭

卷二十六

三

平聲五堂
二〇二十一

奪之歸

本傳

李存審諫劔

後唐莊宗同光中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
出千寒微常誠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劔去
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矣一

生矣

五代史